

朝花夕拾

一隅一望已千年

贾小勇/文

我去过的很多寺院处在深山秀林,环境优美,清静宜人。我却固执地认为这样的寺院多多少少失去了些生活气息衬染,缺乏人间烟火的味道。寺院应当建在闹市街头,与芸芸众生融为一体,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

正定开元寺就处在繁华的城市一隅。也许是外面的世界过于嘈杂了吧,寺院就显得格外静穆;也许外面的生活过于喧闹了吧,寺院才显得格外清幽。置身其间,我会到一种迷离的超然物外之感。寺内一塔一楼,塔名砖塔,高峻雄伟,傲拔苍穹;楼称钟楼,简洁疏朗,典雅秀丽。塔高楼低,对峙而立,塔踞楼望,这一隅一望就是千年。时间就在这里悄然停驻,岁月的风霜在它们身上留下美丽的沧桑。我心中便有一种追问的冲动,想去寻找它们从何而来。我走遍整个寺院,却找不到清晰的痕迹。在那些风化的石碑上,漫漶的文字模糊地记录了它的梗概:东魏兴和二年建寺,隋开皇十一年改名解慧寺,唐贞观十年建塔,唐开元二十六年,玄宗诏“每州各以郭下定形胜观寺,改以‘开元’为额。”

我常常忽略那晦涩难懂的文字,喜欢置身在一座古建筑中,领略时间在它身上留下的印痕,感受历史深处那种无可替代的韵味,清晰轮廓中的神秘,宏阔构架中的包容,以及一砖一瓦沧桑中的温厚。在现实的光和影里,我读到它蕴藏着某种巨大力量,它没有任何存储方式,却记载了千百年历史,它没有任何温度,却火热地传递民族文化信息。我毫无准备地卸下人世间的种种包装,感受着古建筑特有的神秘,遥想它经历风雨的岁月,方知生命不朽的另一种方式,那精妙的独具匠心巧夺天工的造型,又感到与自然相融无间的包容与温厚,深深感到传统文化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的自信,这种自信就在我们时代前进的上方,就在前进中肩并肩的左右。

我缓缓走下十几级台阶,来到寺内院中。整个院落低于寺前街道五六米,这院落是东魏的还是隋唐的?置身于此,顿觉恍然。眼前只见翠柏林立,绿草葱葱。一塔一楼平行对称,塔居西,楼阁居东,布局极为奇特。导游讲,佛教自东汉传入后,早期寺院建筑延续古印度的敬拜方式,寺院以塔为中心,来实现信众们对佛的信仰和崇拜。晋唐以后,佛教迅速发展的同时,更与中国浓厚的文化融合。作为体现寺院文化观念的建筑,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殿阁逐渐成为寺院中心建筑,塔则被移置于寺外,失去了寺院中的主体地位。这种塔与楼对峙的平面格局,是我国现存寺院中之孤例,反映了我国佛教寺院建筑由唐以前以塔为中心向晚期以殿阁为中心的过渡。这种过渡是佛教文化的过渡,是一种文化的自觉。

我惊异地望着这一塔一楼,它们不再是一座冰冷的建筑。我似乎感到了一种丝丝缕缕的历史温情,似乎聆听到了一种来自久远的声音,穿透历史的厚重,一路从容走来。

历史有痕,一座历史遗迹所传承的文明,蕴含的文化气息是温热的,温暖着过去的岁月和现在的时光。

我怀揣着一份敬意,来到须弥塔前。古塔巍峨,灵秀端严,形式古朴,稳重端庄,尽显唐塔威仪。须弥塔始建于唐贞观十年(636),砖石结构,密

檐式九层方塔。古塔立于正方形塔基上,塔身第一层下部砌石陡板一周,各面两端均饰有浮雕力士一躯,肌肉道结,孔武有力,形神毕肖。正面中间开有一石券门,门框刻以花瓶、花卉图案,门楣浮雕二龙戏珠,门框上端镶嵌长方形石匾,上面镌刻:“须弥峭立”楷书大字。须弥塔自首层起以上渐次收斂,正面均开方形小窗,各檐叠涩挑出,檐角系风铎,顶部塔刹呈葫芦状,是叠涩出檐的典型作品。须弥塔除门洞及底层少许雕饰外,无任何装饰,显得简洁疏朗朴实大方。

古塔素面朝天,孤标傲世,阅读它沉淀千年的沉静、神秘与温厚,让我内心深处悄然泛起一种充盈、欣喜和宁静。

历史是一部大书,一座座古建筑就是书中的段落。

在须弥塔东侧十几米处,一座二层楼阁亭亭玉立,秀丽典雅,这就是我国现存唯一的唐代钟楼。钟楼庄重大方,严整开朗,单檐歇山顶,峻拔陡峭,四角轻盈翘起,玲珑精巧,屋顶布青瓦,更加显得高峻凝重。整座建筑看起来齐整而不呆板,舒展却不张扬,古朴而有活力,朴实无华中又见秀美。这座钟楼,是梁思成1933年4月考察正定时一个“意外的收获”。他称赞钟楼结构“补间铺作只是浮雕刻拱,其风格与我已见到诸建筑迥然不同,古简粗壮无过于是”。因此他断定“这个建筑物乃是金元以前钟楼的独一遗例。但内部及下层的雄大的斗拱,若说它是唐构,我也不能否认”。

我信步走进钟楼内,楼内空落无它物,只见正中地面上有一不足一米深的圆井,楼上方中心悬挂一口巨大的铜钟,这圆井与铜钟垂直相对,大约是起到共鸣作用,我不得而知。沿北墙阁内楼梯上得楼去,这大铜钟伸手可及,铜钟造型古朴,端庄大方,铸造精细,钟身未见铭文。轻抚钟身,顿感冰凉光滑,便想起此钟为“唐时旧物”,不由得思绪茫茫感慨万千。只见钟悬于楼的顶部,屋顶木架结构,大钟重达11吨,竟与楼阁浑然一体,互为作用,令我惊叹到无语。便想到古代劳动人民何等的智慧,这神奇的创造该是一个千年之谜。为解开大钟千年不坠之谜,我国数学泰斗罗庚教授,1952年偕两名外国数学家专程来正定查看钟楼,打算从几何力学的角度计算钟楼的受力结构和钟楼挂法之间的关系,未果。就是这个奇妙的钉子,钉在了历史与现实的榫卯之间,牢牢地连接着过去并开创着未来。

这是一份精益求精的精神,这是一份匠道匠心!

有寺院就有钟声,“天以震雷鼓群动,佛以鸿钟惊大梦”。寺院钟声不仅具有报时功能,而是那洪亮深沉的钟声响起,清越回转,久久萦绕挥之不去,如天籁之音,听之静心,闻之警悟。

我仰望望着这口巨大铜钟,心中赞叹着先辈古人高超的技艺和智慧,油然而生我们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自信。是啊,一砖一瓦垒砌出一种文明的高度,一梁一柱搭建起一种文化的自信。我没有听到过这口大钟敲响的声音,这口钟高悬其上,更像是一种价值尺度,一种尊崇信念,在我们社会生活里,时时提醒自己,警钟长鸣。想到这,我似乎听到了钟声悠悠,清越回荡……

兴来独语

肖七,拳头与玫瑰

绿窗文



古典音乐一上瘾,就会知道旋律性音乐是普通人听的,听惯流行音乐的耳朵,怎么理解古典音乐发烧友的耳朵,那种深醉的痛苦与狂喜?

有一阵子圈里流行杜普蕾的大提琴曲《殇》,原名《光影》,是私密的情感,叹息生命短暂,哀艳绝伦,但这只是一个小品,她的《埃尔加大提琴协奏曲》内涵更为深厚,只不过聆听需要半小时,许多人没耐心听稍长些的曲子,不能进一步领略更好音乐的魅力,少了体味与音乐心灵相契合的感知。这是损失,小品只是热烈耳朵痒痒心,就像人们爱瞅两眼手机上的文章,不愿意沉下心来好好阅读一本纸质书,而书才是体系完整滋养心灵,正如波澜壮阔的交响曲才真的震撼到生命的心脉,那些伟大的音乐不只属于尘世,还是天堂之音。

圈子也流行那段著名的“鬼子进村”进行曲,仅仅一小段,调侃娱乐而已,少有人去关注下谁的作品,全首曲子如何,作品的背景意义如何,必然流于浅薄。

“鬼子进村”进行曲是前苏联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交响乐》,也叫《列宁格勒交响曲》,作于二战列宁格勒被德国围困九十九天,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艰难时期,是音乐史上人性战胜兽性光芒万丈的辉煌战歌,只有完整地听下来,才深刻感知受到交响乐未知的力量,蕴藏慈悲之心,必胜的信念。

1941年冬,轰炸、饥饿、死亡,凛冽的严寒,充斥着被围困的列宁格勒。纳粹德国每天几百吨炮火的轰炸,覆巢之下,全民皆兵,哪有音乐家和艺术。肖斯塔科维奇战斗在第一线,为鼓舞士气,唤起民众保卫家国对抗法西斯的决心,他在炮火中创作了悲壮的长歌。

与其说肖七代表不可战胜的英雄主义精神,不如说是不可战胜的人类爱好和平的梦想。因此它浸透鲜血,它处处洒有阳光,布列生活的爱,战胜死亡与苦难的自豪,以及对整个人类命运的思考。肖七并不宣扬鼓动仇恨,而是竭力呼唤人性回归。

为了这伟大的音乐,军方发出命令,从炮台,壕沟,步兵,骑兵团,

80名衣衫破旧的乐手,虚弱地,一瘸一拐地,甚至躺在担架上,半死不活地回来了。强烈的炮火换来短暂的宁静,音乐厅亮起辉煌的灯火,前线赶回来的作家、画家、学者和军人热泪满襟,乐手们更像装束奇特的战士,凝神等候震撼的总攻。

我爱的版本是托斯卡尼尼的指挥,近八十分钟四个乐章,壮丽、辽远、陌生的风暴刮过来,无处不充斥着对美与宁静的渴望。小号圆号,长笛短笛,木管双簧管,提琴钢琴竖琴马林巴琴,一个一个地,三五成群地,群策群力地,排山倒海地,走过来,冲过来,碾过来,拍打,抚摸,痛击,逼出灵魂的歌唱,那为自由而战的吼声,虚弱的战士共同点燃的希望之灯。壮怀激烈处,跌宕的核心仍是宁静,田园,艺术,爱情,阳光,细雨,花朵。那哀伤绝美的曲调,更换不同的乐器一再地重现,又不断地被粉碎,被倾轧,重又黏合,一次比一次更为牢固荡穿人心,不断凝聚的力量,坚强,持久,庞大,踏扁深沉的伤悲,鼓动生命之火,人性在炮火中毁灭,又在炮火中蓬勃诞生。

古典音乐让人深深沉浸的理由,是它会洞见未来,你能突然窥见精神的废墟下真的藏有人类幸存的古老心灵,引领靠近者沉入辽阔的宇宙,依靠,抱紧,抵挡呼啸的弹片,让人性之光在大道上苏醒。此时,音乐的力量大于文字,饱受凌辱或麻木的心挺立起来,抱成团。

肖七,即是拳头,亦是玫瑰,它悄悄维护我们的心灵。

肖斯塔科维奇后来又创作了两首与战争相关的交响曲,合称《战争交响曲》三部曲,第八交响曲反应战争的阴暗悲怆,而第九交响曲斯大林曾充满期待,希望成为战胜法西斯的胜利交响曲,但是该曲编制小而风格轻松,埋下了意识形态问题而遭受谴责。

肖斯塔科维奇说,我的交响曲多数是墓碑,献给太多死在、藏在不知何处的人民。

音乐家的心灵是宽广深厚的,他关注的是整个人类的精神,金戈铁马不可少,金蛇狂舞不可少,但踏实优雅的生活才是人类的最高梦想!